

431

42-2

女科學箋疏



女科學箋疏卷之上

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箋疏

小引

女科之有專書。自宋陳良甫大全良方而後。必以明王氏準繩。最爲豐富。而前清武之望叔卿氏。又依據準繩。別爲濟陰綱目。門分類別。非不粲然可觀。而讀之輒覺陳陳相因。腐氣滿紙者。以裒集古人空泛議論。絕少切要發明。則通套之詞。未免隔膜而搔不着癢處。如是而求臨證之時。必收捷效。蓋亦僅矣。竊謂宋金明諸家醫籍。皆未能脫此痼疾。固不必專以爲女科書之病。惟堯封沈氏女科輯要。寥寥數十葉。精當處勘透隱微。切中肯綮。多發前人所未發。實驗彰彰。始覺軒爽豁目。頤早歲習醫。治婦女病卽從是書入手。臨證以來。獲益不少。而孟英按語。



更能刻進一層。洞見癥結。皆是此道之金針。雖小小兩冊。大有取之無盡。用之不竭之妙。近來舊刻。極不易得。滬上新有石印本。在潛齋醫藥叢書十四種內。繕寫不精。錯落處至不可讀。爰議重錄一過。申其餘義。以徵經驗。適本校授課。有以分科之說進者。乃卽用是編。以示女科之涯略。附以二十餘年閱歷所得。作爲箋注。姑以自識心得。是耶非耶。請讀者於臨牀治療時自證之。何如。

壬戌仲春張壽頤記時寓浙蘭江之中醫專校

沈氏輯要。刊行有年。想閱報諸君。早經研究有得。本報故不重載。謹將張壽頤先生箋疏。按期登出。以見醫學愈研愈精。後來居上之一斑。

副編輯何廉臣謹識

經水

(箋疏)吾國醫學之十二經絡。及奇經八脈。原是西學解剖家所無。治新學者。恒誚舊籍爲鑿空。然以人身內外各部分之病狀而言。某處是某經所過。若發現某症。卽是某臟某腑之虛實寒熱爲病。則固確然可信。投藥得當。而效如影響。證據章章。不可誣也。蓋經脈之循行。卽西學之所謂血管。而血管之周流。莫不與臟腑息息相通。則某臟某腑。自必各有一定血管。循行之道路。吾國醫學。發源最早。古之神聖。倡此學說。自必神而明之。洞燭其互相感應之理。固不係乎血管之實在形跡。若必刻舟求劍。剖而視之。以驗其形相如何。吾知古之人。必無以異於今之人。手足肌肉之間。必無此十二條直行血管可尋。是亦今之所敢斷言者。此中自有神化功用。彼專以解剖爲實驗。雖曰器具精良。物理細密。竊恐尙不足以語此。而猶以耳目器械之推測。囂囂然笑吾舊學之荒誕。殆無異於夏蟲之語冰。惟

奇經八脈諸條。則甲乙經經脈篇之所未詳。雖內難中時一見之。不可謂非上古發明之舊。無如一鱗一爪。語焉不詳。已覺難於徵實。卽以經脈二字言之。既同是血管。而古今人之言督脈者。輒以脊骨之髓當之。則獨異此顯然之形。已與十二經。及其他之奇經不類。豈非生理學中之絕大疑竇。且督任之經最直。何以前後之形。又大相歧異若此。又十二經皆有動脈可按。而督任亦有俞穴。則皆不動。且躋維衝帶。則所過之穴。卽交會於其他諸經。又似薦蘿附松。不能自成一隊者。疑是疑非。果何從而證寔之。徐亞枝謂天癸是腎水本體。最合眞理。所以經文明言男子亦有天癸。又謂腎生最先。腎足最遲。腎衰最早。從孩提成年及老憊之實境徵之。洵是確鑿不移。而從來未經道破之語。須知癸水是腎藏眞陰。不當女子之月事時下。亦不能卽以陽施陰受者當之。堯封謂天癸由任脈而來。月事由太衝而

來。又謂衝隸陽明。任隸少陰。精欲下泄。由帶脈而前。然後從任脈而下云云。看似頭頭是道。言之有物。其實全由想像得來。隨意指揮。惟吾所命。假使臟腑能語。必曰否否不然。豈不知督任衝帶。既是經脈。從未聞經脈與陰竅相通。而可謂女子月事。男子施精。竟由太衝帶任諸脈而下。那不令人駭絕。試以西學生理求之。此身結構。自有隧道。方悟吾國女科書中。談及懷妊情狀。備極千奇萬怪。噴飯者不一而足。正不獨陽精陰血。先至後衝。彼包此裏幾條之可哂。東扶謂入任脈而成胎。亦與堯封之言精泄出於任脈。同一奇悟。要之任稱爲脈。亦是血管之一枝。安有精可泄而胎可受。請細讀西學生殖一門。然後知吾國醫界名賢。終其身未由悟到者。皆因未曾研究全體生理學也。

(箋疏)男以氣言。女以血言。就陰陽二字本義髣髴想像。似不可以爲不是。

。然吾人之身。氣血兩者。果可以分道而行。不相聯屬否。即此一端。已覺王氏立言之不妥。況更謂陽氣應日而一舉。真不知其從何處悟入。有此奇語。且月事時下。亦不得謂爲血滿。此說極謬。堯封氏何所取而錄之。

月事不調

（箋疏）泣、讀爲澀。素問此節。本以脈象而言。人之脈道。譬於地之水道。人在氣交之中。脈道流行。本與天地之氣。默相感應。故天地之氣和調。則脈亦應之而安靜。寒則澀滯。熱則沸騰。皆理之所必然者。而猝然風起雲湧。斯脈亦爲之汹涌泛溢。此言脈隨氣化爲變遷。則疾病作而脈狀態之。亦事之所必至。而理之所宜然者。然此節經水。並不指婦女月事。經文彰彰可據。堯封竟以經水二字。輯入月事條中。頗似誤會。惟月事爲病。其理本亦如是。斷章取義。固無不可耳。

(箋疏)褚氏遺書。原是贗本。四庫全書提要。已詳言之。紀文達所論。洵不誣也。就中論婦女體質。雖未嘗無精當語。然皆以理想推測言之。不盡可信。此節十年二句。尤爲臆斷。至謂不調爲舊血不出。措詞更欠圓和。亦有固攝無權而崩漏者。安得以不出二字概括之。若謂新血誤行者。皆因於舊血不出。豈潰而入骨。變而爲腫。皆淤血爲患乎。且潰而入骨一句。更是故爲奇僻。駭人聽聞。絕非病理所應有。惟謂合多則瀝枯。產乳衆則血枯二句。確是不刊之論。但以瀝枯與血枯相對言之。詞近於鄙。殊非高尚文字。卽此可爲唐以後人僞託之證。且產乳二字。古人必不並稱。乳卽是產。說文謂人及鳥生子曰乳。獸曰產。廣雅釋詁。乳生也。尸子。胎生白乳。月令季冬。雉雊鷄乳。注、卵也。皆非以乳汁飼兒之謂。而此節產乳。則必以乳汁飼兒言之。惟其飼乳太多。故血易枯。尤爲唐後文字之確

證。蓋嘗見有力之家。生育極多。惟不自乳。則爲之母者。年逾大衍而形色不衰。孟英所稱吳大令室人。必非自乳其子可知。

〔箋疏〕婦女見聞不廣。故性多卡急。其始也。以心褊而生鬱怒。迨其繼則愈鬱愈怒。而性愈褊。此非藥餌所能療者。豈獨不得自專者爲然。恒有得自專而更長其褊心者。總之吾國婦女多不學。所識者小。斯爲氣結之真源耳。孟英謂調理必先理氣。洵是名言。然理氣之方。亦必不能屏除香燥。

高鼓峰之滋水清肝飲。魏柳洲之一貫煎。皆爲情志之火而設。亦當參加氣藥。並轡而馳。始可獲效。否則滋膩適以增壅。利未見而害已隨之。惟不可止以香燥爲兔園冊子耳。

〔箋疏〕先期有火。後期火衰。是固有之。然特其一端耳。如虛不能攝。則雖無火。亦必先期。或血液漸枯。則雖有火。亦必後期。六味之丹苓澤瀉

滲泄傷陰。豈滋養之正將。不及期而經多。肝氣疏泄無度。固攝猶虞不及。再以柴胡疏肝。爲害奚若。繇延不絕。更必大封大補。所謂補中湯者。當指東垣之益氣。肝腎陰虛於下。而欲升提以拔其根株。謬矣。過期經是火衰。六味之丹澤何用。溫經之藥。又豈可獨恃一艾葉。脈遲色淡。亦豈專恃一肉桂。總之養葵所論。無一句不庸陋膚淺。開口便錯。語病百出。殊不足道。孟英謂所稟不同。實從閱歷經驗。無妄之藥。不可妄投二句。足爲呆讀古書者。痛下針砭。趙氏所論。不過耳食之學。

辨色及痛

（箋疏）衝任是脈道。脈中血旺。則月事時下。脈中血虛。則月事不正。非卽經血之竅道。何可竟以爲經水所藏之所。藏經一說。豈非杜撰。滋水養火云云。意中只有六味八味二方也。

（箋疏）經淡古人多謂虛寒。蓋氣血交虧。所以其色不能化赤。是虛字爲重。寒字爲輕。但宜益陰養血。而少少加溫和之藥以流通之。化育之。斯得治療之正。奈何耳食之徒。但知其寒。而忘其爲虛。剛燥辛溫。益耗其血。則其虛愈甚。變爻自其意中。趙謂淡白無火。豈非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沈案王案。皆是虛證。一以肉桂而難作。一以清養而即安。則彼之艱艱於黑屬熱淡屬寒者。其亦可以憬然悟矣。

（箋疏）經前腹痛。無非肝家氣滯。絡脈不疏。治以疏肝行氣爲主。但須選用血中氣藥。如香附烏藥玄胡之類。不可專恃辛溫香燥耳。伯仁謂兩尺脈瀉。卽是絡中氣滯之徵。況復急弦。肝氣抑塞。又其明證。惟爲寒爲熱。更當以其他兼症參之。必不能僅據絞痛一症。指爲寒濕。概與苦溫。蓋肝絡爲病。鬱熱極多。寒症極少。滑氏此節。殊嫌武斷。

（箋疏）經水色黃。已是濕熱之徵。況復混濁。濕熱尤甚。是宜清理。不得以色淡並論。概與滋補。且舌苔脈症。亦必有可據。更宜參證。

（箋疏）痛在經前。誠是氣滯。正惟氣滯而血亦滯。故以香附青皮。與桃仁並用。而能行血中之滯。清肝木之橫。則玄胡金鈴。尤爲捷驗。又以陣

痛乍作乍止。定爲血熱氣實。則殊不然。是當以脈證互參。方有寒熱虛可

辨。但據陣痛乍作乍止。則虛寒者亦何必不然。連芩丹皮。安可爲訓。蓋

丹溪遺著。本非自定之本。此淺人附會爲之。致有此弊。不可遽以丹溪病也。嚴氏抑氣者。仍是行氣之滯。謂治氣盛於血。大有語病。究竟此非

氣之有餘。乃詎庵謂其和平可用。所見尤陋。藥以去病爲主。惟在對症。

安問其和平不和平。若以其和平而後可用。是以嘗試敷衍爲手段。更何有

醫學之價值可言。

（箋疏）腹痛連足。是肝腎之陰虛。肝絡不能條達。而虛陽外越。故脈爲之大。右關尺尤甚。是肝腎相火不藏之明證。方以養陰涵陽爲主。不用香燥氣藥。治本不治標。最是良法。與魏玉璜一貫煎同意。但病是肝陽。本膏有內動之風。藥中亦無息風之味。則案語肝風內動四字。尙未貼切。宜易之曰肝陰不足。肝陽不藏。庶於脈大及體發紅塊。俱能切合。

【提要】經來聲啞。

（箋疏）此證此方。亦是治肝腎陰虛之法。所以音啞者。所謂少陰之絡繫舌本也。腎氣不榮於舌本。而音爲之啞。此非舌本強而無聲可知。細辛少許以通少陰之陽氣。大有巧思。可法也。

【提要】經後目暗。屬血虛。

（箋疏）此是肝腎陰虛。不能上榮於目。治法亦當仿上二條。若用魏氏一貫

煎治之。亦必有效。

【提要】經行泄瀉。屬脾虛多濕。亦有肝橫乘脾者。

（箋疏）脾陽不振。最多此候。宜加乾葛少許。以升清氣。王所謂肝橫乘脾者。則左脈弦而右脈弱。宜扶脾而柔肝。亦有左關反戾而右關反勁者。則肝尤橫而脾氣益衰矣。

（箋疏）帶下多濕熱。及相火不藏爲病。惟臨經帶下。則下元不能固攝可知。此與平素帶下不同。仲醇陽虛下陷之論是也。宜固攝肝腎而升舉清陽。故止言參朮。不用溫燥陽藥。若孟英所謂鬱火。當亦指肝腎龍相之火而言。陰火不藏。以致疏泄無度。宜苦以堅之。

月事不來

（箋疏）經言不得隱曲。卽指所思不遂。謀慮拂逆而言。則心脾之營陰暗耗



。而不月之病成矣。堯封之解不得隱曲。作爲男子陽衰。不能人道。太覺奇特。然亦不可謂之無理。

（箋疏）陰血虛而月事不至。但無少腹脹痛等證。必不可妄投攻破。希圖速效。誤攻則崩漏之禍作矣。且卽有腹脹腹痛之證。亦是血少而肝絡不疏。宜滋養肝腎真陰。兼之宣絡以疏達氣滯。方是正本清源之治。亦未必果是淤滯而脹痛也。孟英謂陰虛汛停。皆可無慮。所見極是。頤治此症。惟以養陰和肝。稍參行氣宣絡。俾胃納甦而色澤轉。自有水到渠成之妙。淺者不知此理。每用通經。豈徒竭澤而漁。孤注一擲。抑且礪糠打油。亦必無效。甚至激動血管之血。橫決暴崩。不知崩中大下之血。皆絡脈之血。失其故道。走入衝任而直注。非月事之血。誅伐無過。那不擾動氣血。演成慘劇。

（箋疏）金匱言婦人經水不來之證。分三大綱。積冷結氣二者。皆血滯不衍。於法宜通。冷者溫經行血。金匱歸芎膠艾湯。卽治此症之鼻祖。而千金婦人門中。方藥最多。皆含溫辛逐瘀之法。亦皆爲此症而設。堯封只言肉桂一味。尙嫌未備。惟又言瘀通之後。必以養榮調之。善後良圖。至不可少。若氣結者。自須先疏氣分之滯。逍遙所以疏肝絡。香附烏藥等。皆宣通氣分而不失於燥。固是正宗。又玄胡索一物。血中氣藥。流通活潑。盛而不猛。亦是良藥。獨用重用。頗有奇功。而俗子僅知其破血。不敢頻用。則未明其實在力量也。亦有血本少而氣乃滯者。則合之養榮法。乃爲萬全無弊。僅事行氣。尙失之偏。至於虛而無血可行。以致不月。則非補何以蘇涸轍之鮒。而回槁木之春。趙氏補水補火補中氣七字。確是挈領提綱。最爲要訣。然試問養榮心目中。當用何等方法。則止有六味八味歸脾耳。

。一經孟英喝破。只恐俗醫聞之。便失所恃。將不知更用何藥而後可。願請爲之申一義曰。補水必以魏柳洲之一貫煎爲骨。而廣筆記之集靈膏。董思翁之延壽丹。陸九芝之坎離丸等可參也。補火則河間之地黃飲子。陰陽調劑。不偏溫燥。最堪則倣。補中則歸脾湯本是正宗。但人之體質。各有不同。用古方者。止可師其意而斟酌損益。方能合轍。不可如養葵之輩之渾侖吞棗耳。

（箋疏）寇氏所述此症。卽素問所謂不得隱曲。女子不月者也。意淫紛擾。神志蕩矣。相火燔灼。血安得不耗。經安得不閉。其食減而脾不司運化者。血耗不行。脾無所統。安得不承其弊。況病由情志而來。所思既專。忘餐廢寢。水穀所供。早已置之度外。胃之減納。初由若人之忘其所以。繼而習慣自然。穀神能無困乎。經文特提心脾二藏。真是犀燃牛渚。洞燭隱